



世界文學名著

野 非 卯 夫

朵斯退也夫斯基 著
綺 紋 譯

JEFIMOFF,
THE MUSICIAN

By
F. M. DOSTOIEVSKY

Translated by
CHI WEN

世界文學名著

野非卯夫

野非卯夫

一

我不認識我的父親。當我二歲時候，他就死了。後來，我的母親第二次結了婚。這第二次婚姻給與她很多痛苦，雖然這還是一種『愛的婚姻』。我的繼父是個音樂家。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命運，他是我過去認識的人中最稀奇古怪的人。他給我的影響很大，我從他所接受來的印象也非常之強，爲我一生所永不能忘記的。但是爲了我的敘述易於明瞭起見，我須先說說他的生活史。這一切都是從一個人聽來的。就是那個著名的提琴家B，他是我的繼父少年時代底一個好朋友。

我的繼父姓野非卯夫（Johmoff）。他是一個窮音樂家底兒子，他生在一個很富有的地主底

田莊上，他的父親經過長期流浪之後，終於在那田莊住下來，而加入在這莊主的音樂隊裏。莊主生活很豪奢，又十分嗜好音樂。人們說，他從未離開過自己田莊一步，也不曾一次去過莫斯科，但有一次忽然跑到外國去旅行，到某名勝地去，僅僅爲的去聽一個著名的提琴樂師，因爲據報紙上說，這個樂師將在那裏表演三次。他在他的田莊上供養着一個大音樂隊，他差不多把進款全都用在這些音樂家底薪金和用費上面。我的繼父就加入在這個音樂隊裏，做個品簫員。當他二十二歲時候，他同一個怪人交了朋友。就在這同一縣裏，生活着一個因供養一班私家戲班而破產了的富伯爵。這個伯爵辭退了他的音樂隊長——一個意大利人——因爲他的不好的行爲。事實上這個隊長也確是一個不好的人。他失掉他的位置不久，便完全墮落了，他出入於鄉村酒店，喝得爛醉，甚至行乞爲生，自然再無人高興給他一個位置了。我的繼父便同此人交了朋友。但是他們的交情是一種十分奇特的交情。沒有一個人敢說：這個少年因爲和這個意大利人來往而學壞了，甚至莊主起初禁止他和意大利人來往，終於也讓這種奇特的友誼保存下去。這個意大利人突然死了。一天早晨鄉民發現他躺在籬笆旁的穴窟裏。檢驗之後，人們證明他是害心痛病死了的。他的全部所有物

財產都保存在我的繼父身邊，我的繼父便從手頭拿出文件，證明他有充分的權利來佔有這些東西。他有一封死者底親筆遺囑，死者在這個遺囑裏寫明：野非卯夫是他的承繼者。如果他，意大利人比野非卯夫先死的話，這份遺產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總共祇是一件燕尾服和一把提琴；這個意大利人很小心保存着這件燕尾服，因為他還希望能找得一個位置，至於那把提琴也並沒有甚麼奇異之處。因此也沒有人和這個品簫員爭論這份遺產。過了一些時候以後，一個在伯爵家音樂隊裏充當第一琴手的音樂家出現在莊主家裏，遞給他一封伯爵寫的信。伯爵在這封信裏請求莊主勸告他的品簫員野非卯夫，把那個死了的意大利人底提琴賣給他。伯爵他爲這提琴願意拿出三千盧布。他還寫着他爲了親自商議這件買賣，已多次派人去請過野苟兒·野非卯夫到自己跟前來，但可惜此人不肯枉顧。伯爵用着這樣的聲明結束了他的信，說他爲這提琴所償付的款子是恰符這提琴代價的；因此他認爲野非卯夫這樣頑固拒絕以這代價把提琴賣給他，其中有侮辱他的嫌疑，所以他，伯爵要在這買賣能否成功裏來證明這品簫員是否有意對他侮辱。由於這原因，他現在請求他，莊主從中斡旋。

莊主立刻喊野非卯夫到自己面前來。

「你爲什麼不賣掉這把提琴？」莊主問他，「你是用不着牠呀。人家給你三千盧布，恰符這提琴底價錢；倘若你相信還有人將出更多的價錢，那你就想錯了。伯爵並不要佔你的便宜呀！」

野非卯夫回答說：他自己是不願意到伯爵跟前去的，倘若人家強迫他，那麼他祇好順從他的主人底意志；但他是絕不肯把提琴賣給伯爵的，如果別人用強力把提琴從他手裏奪去，那麼這也祇是關係於他的主人底意志而已。

他這種回答自然觸犯了莊主底最易動感情的性格。這人常常自己誇耀說：他怎樣曉得款待他的那些音樂家，因爲他們都是藝術家，因此他的音樂隊不但比伯爵底好，甚至比首都裏的還要好哩！

「好的，」莊主回答，「現在我就寫信給伯爵說：你不願賣這提琴，因爲你……不願意……乾脆說吧，因爲賣與不賣都是你的權力，你想怎樣便怎樣。你了解我麼？但是我現在自己問你，你留着提琴有甚麼用處呢？你用的樂器是簫子，你拿着簫子還不能運用自如哩！把提琴賣給我吧！我給你

三千盧布」。(誰知道，這是一種甚麼樂器啊！)

野非卯夫笑着。

「不，主人，我不願把提琴賣給你，他說，『但是如果你用強力，那麼自然……』」

「是的，我強迫你，我要用強力搶奪你！」莊主怒喊起來，——他是分外激怒，因為這事發生在伯爵家音樂家底當面，而客人聽到這個回答，對於莊主家音樂隊底地位一定會發生一種不好的感想。『你滾開，你這忘恩負義的人！從我眼前滾開吧！倘若沒有我，你拿着你的簫子能有甚麼用處，況且你還吹得不好？你在我家吃飽，穿暖，還得到薪水；你住在我這裏華美的房屋裏頭，而你不過裝充一個藝術家罷了，但是你卻不願意看清這一點！從我眼前滾開吧，不要再作我的眼中釘！』

莊主如果氣憤那個人，總是叫那個人走開，因為他怕自己暴躁性格發作。但是他對一位『藝術家』，——他是這樣稱呼他的音樂家的，——無論如何絕不願擺出嚴厲的面孔的。

買賣沒有成功，這事彷彿就這樣結束了，——突然，大約那件事情破裂後一個月，伯爵家第一個琴手作出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即是他自己負責遞了一個控告狀，把意大利人致死的責任加

在野非卯夫身上，說他殺死了意大利人，爲了獲得遺產；此外還控告他說：意大利人那封指定野非卯夫爲其繼承人的遺囑，乃是他用詐計和強力向死者取來的，這事他還能拿出證據來證明。無論莊主替野非卯夫如何請求，無論伯爵如何責罵，都不能夠阻止他的控告。大家忠告他說：醫生檢驗屍體的報告是不可動搖的，他這樣做是違反自己良心的，也許是由於個人的復仇心，因爲野非卯夫不把這把寶貴的樂器讓給他。這個音樂家仍然堅持他的意見，甚至發誓說：他是對的，心痛病絕不是由於飲酒而發生的，而是服了毒的結果，所以他要求重新檢驗屍體。人們初時很重視他的證據。這件訟事自然立刻就進行了。野非卯夫被逮捕了，被送到國立監獄去了。這件轟動全縣的訟事進行得非常之快，結果判明這個音樂家爲誣告。人們處他以適當的刑罰，雖然他還堅持他的意見。最後他承認，雖然他不會有確實的證據，而他所拿出的證據都是他自己虛構出來的，但他仍信賴他的猜想，這種猜想終於使他堅決不移地確信，甚至現在，法庭毫無疑義地判明野非卯夫無罪之後，他還相信：野非卯夫是那個意大利音樂隊長致死的唯一原因，即使不是直接下藥毒死，也是用其他方法把他殺害了的。這還算是這個誣告人底便宜，免得接受刑罰；他突然得了腦膜炎，瘋狂了。

死在病院裏。

在這整個時期中，莊主照應野非卯夫恰如一個父親照應他的兒子一樣。爲了去探視並安慰這個在牢監裏的可憐人，平常不離田莊一步的他，竟到城裏去了好多次；他送錢給野非卯夫；當他知道野非卯夫喜歡吸煙時候，便帶給他最好的煙捲。後來我的繼父終於釋放了，他便爲他的音樂隊舉行一個盛大的祝會。他把這次控告野非卯夫的訟事，當作關係於他的整個音樂隊的事件，因爲他認爲他的音樂家們底品行，至少像他們的音樂才能一般值得讚美。

一年已經過去了，當大家一天在田莊上知道了，一個著名的法國提琴樂師來到縣城裏並將在那裏獻藝時候，莊主聽到這個消息，立刻便想法設計要邀請這位藝術家當作客人光臨在自己的田莊上。這法國人答應了他的邀請。一切招待的東西都準備好了，田莊附近的一切上流人物都已邀請了，此時突然發生了一樁使人吃驚的事件。

一天早晨，地主接到報告說：野非卯夫失蹤了。大家找尋，訪問，派僕人出去打聽，——他是毫無踪跡地消失了。音樂隊陷於一種狼狽的狀態：缺少品簫員，怎麼辦呢？野非卯夫逃走後的第三天，莊

主得到法國人一封信，在這封信裏，法國人用一種使人難堪的驕傲，謝絕了他的邀請。信內還加上說：今後他應當小心謹慎地和這些有私家音樂隊的大人先生們交接了；看見一個大天才替別一個人當差，而這別一個人並不知道尊敬他，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他把野非卯夫作為一個例子，他認為野非卯夫是他在俄國所見到的最有天才的藝術家，最好的提琴樂師。

莊主讀這封信，愈讀愈莫明其妙。怎麼野非卯夫就是他那樣親切地照應過，那樣好意優待過的野非卯夫？這個野非卯夫竟做出這樣的事情，這樣無良心無廉恥地誹謗他，而且還在一位藝術家面前呀，況且他還非常希望這位藝術家對於他的音樂隊起種好的感想哩！此外這信還包含着一個謎：法國人稱野非卯夫是他在俄國所見到的最有天才的藝術家，最好的提琴樂師，而且他的信底結尾還暗示說：他認為人家故意要埋沒野非卯夫底天才，故意強迫他使用一個不適合於他的樂器。這話使莊主十分驚奇，他決定立刻到城裏去，親口和法國人談個明白。但是在他起程前不久，他收到伯爵一封信，伯爵請莊主到他家去，並通知他說：那位法國藝術家和野非卯夫二人都在他家裏，而且法國人已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了。他，伯爵，對於野非卯夫這種無恥的誹謗非常憤慨，

所以他暫時不讓野非卯夫離開他的屋子，此外莊主底光臨也是必要的，因為野非卯夫底誹謗也牽連到他，伯爵自己總而言之，大家必須把此事弄個水落石出，而且越早越好。

於是莊主毫不遲疑地去到伯爵家裏，請人把他介紹給法國人，並對法國人解說了事情的原委。他說，他並不曉得野非卯夫是這樣一個大天才，他祇曉得野非卯夫是一個中等的品簫員。——至於這個人還能彈琴，那他是從這封信裏纔知道的。此外，他加上說，野非卯夫是一個自由人，倘若他確是受了不可容忍的待遇，那他是隨時都可走開的。法國人很驚訝。大家把野非卯夫找來面對野非卯夫底態度幾乎令人不再認識他了：他驕傲地走了進來，用譏諷口吻回答問題，而且無恥地宣稱：他對法國人說過的一切都是實話。這種無恥行為使伯爵非常氣憤，伯爵簡直當面對我的繼父說：他是個無賴，是個說謊話的人，他該當受人們嚴厲的處罰。

『你不要這樣動氣吧，伯爵先生！』我的繼父帶着譏笑的口吻回答，『感謝你老爺底恩典，我纔僅僅遭了一點苦難，而免得當作殺人犯受人處罰。我知道得很清楚，是誰唆使着亞力賽·尼吉孚里支 (Alexei Nikiforytsch)，你的從前的音樂家，那樣控告我』。

這使伯爵太難堪了。他聽了這種無禮誣蔑的話，氣得暴跳起來。他用了很大力量纔壓制住自己的氣憤。當時恰好有一個警局長官也在客廳裏頭，他因為要同伯爵商議一件事情，剛纔來到伯爵家裏的，他發話說：野非卯夫這種無恥的侮辱行為，已經犯了惡意誹謗之罪，因此他很恭敬地請求允許，把野非卯夫立刻就在這裏，伯爵家裏，逮捕起來。法國人也表明了他的憤懣，說：他想不到世上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於是我的繼父憤怒地咆哮起來，高聲大喊說：他甚至願在殺人犯嫌疑之下關在牢監裏，寧肯受世界上種種毒刑，而不願過他以前的那種生活，以前他沒有辦法，不得已纔到莊主底音樂隊裏當一個音樂家混麪包吃的，因為他的貧窮，他沒有方法和可能早點獲得自由。人們把他從客廳帶出去，把他關在一個僻靜的房間裏，告訴他說：明早就要解他到城裏去。

半夜時候，幽禁着野非卯夫的房門開了。莊主走了進來，他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手裏拿着一個點着火的燈籠。顯然他是不能入睡，祇是睜着眼睛躺在牀上；直到最後，爲了排除他的苦悶的感想，不顧時候已經很遲，他還是再爬了起來。野非卯夫沒有睡。他用驚奇的眼光看着這位進來的晚客。莊主把燈籠放在桌上，神志不寧地坐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面。

『野荷兒』他說，『爲甚麼你對我做出這件事情呢？』

野非卯夫不回答。莊主反覆着這個問題，話中帶有一種非常深刻的感情和一種淒慘的苦悶。

『是的，天曉得我爲甚麼要這樣做』我的繼父終於回答了，並且把臉轉開，『一定有鬼作弄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唆使我做這種事情！總之，我不能再留在你的家裏了，我不能再……鬼扼着我的咽喉！』

『野荷兒』莊主說，『回到我家來吧！我將忘記一切，我將原諒你的一切。聽吧：你將是我家音樂家中的第一個人，我將特別優待你，任何人都不能比得上你……』

『不，主人，你不要再說吧，——我再不屬於你了！我已經告訴你：鬼扼住了我的咽喉。如果我留着，我會把你的房子燒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不幸的人，——我往往有這樣一種苦悶，認爲我當初不生在世界上還更好些！現在連我自己也不能擔保我自己的行爲了，主人，你還是讓我安靜不要吵攪我吧！自從這鬼同我結了友誼以後，一切不幸都臨到我的頭上了……』

『這鬼是誰呢？』莊主問。

「就是那個人呀，就是像狗一般死在籬笆旁邊，再沒有一個人願意談起的那個意大利人呀，他教你，小野荷兒，他教你提琴嗎？」

「是的，他，我從他學來很多東西——這就葬送了我。我寧願當初不會看見他哩！」

「那麼，他的提琴一定彈得很好了，小野荷兒？」

「不，他自己彈得並不好，但他教得好。我是獨學，他不過指點指點罷了，——我寧願爛了手，悔不該當初去學這個藝術！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的是甚麼。你試問我：「小野荷兒，你要甚麼？我能給你一切」——老實說，我是無言可對的，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甚麼。不，主人，還是讓我安靜吧！無論如何我總要準備做點壞事，使着人家把我趕走纔好算了，我們倆人再沒有話說了！」

「野荷兒」，莊主停頓了一會又說，「我不願這樣乾脆就同你分離。你一定不留在我家裏，那麼你走開好了，你是一個自由人，我不能夠強留你。但我現在絕不願這樣簡單就離開你，野荷兒。你拿提琴彈些曲子給我聽聽吧，讓我快樂一下吧，野荷兒。我請你，彈一點吧！——看上帝面上彈一點吧！我並不是命令你，請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不願強迫你，我是真心請求你：你給我彈一點吧，小野」

荷兒。你在法國人面前怎樣彈，你也那樣彈給我聽吧！讓我的心輕鬆一下！你是個固執的人——好，我也是一個固執的人。你看，我也有我的頑固的頭腦，小野荷兒。我能同情於你，你也應當了解我。倘若你不是自己甘心情願地把怎樣彈給法國人聽的曲子照樣也彈給我聽，那我就不願活下去！

『好的，我就彈給你聽。』野非卯夫說，『我已發過誓，絕不肯彈給你聽，偏偏不彈給你聽，但是現在我的心又許我破誓了。我將彈給你聽，但你要知道，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主人，你絕不能聽到第二次了，而且你還應當給我——一千盧布』。

於是他便拿起他的提琴，開始彈出他的俄國歌曲底變調來。B，告訴我，他對於任何曲調，從來未曾像對於這個變調那樣熱情那樣神妙地彈過，——這種變調就是他的第一得意的樂曲。亮晶晶的眼淚滾過了莊主底面頰，他本來就是不能夠平心淡然地聽着音樂的。當提琴彈完了時候，他站了起來，從他的錢袋裏掏出三百盧布，送給我的繼父，並且說：

『現在去罷，野荷兒。我在這裏就把你釋放了，至於你侮辱伯爵的罪名——這也由我來負責吧；我將了結了一切。但是聽着：再不要同我見面。世界開着大門迎接你，倘若我們再碰到一塊，那無

論是我或你都要難堪。現在祝你前途無量……但等着！在你將走的時候，我還要給你一個忠告，祇有一個：勿喝酒，要學習，不倦地學習。也不要空想太多！我告訴你的話，像你的親生父親告訴你的。一樣。注意着，我再重說一遍：學習，不要去碰酒杯！如果你一次拿着酒杯，喝一二口來消愁解悶（你將來一定要多多嘗到愁悶滋味的）——那麼甚麼都完了，一切都去見鬼了，也許你將恰像你的意大利人一樣，狗一般死在某處的穴窟裏。現在再會……等待着，吻我一下！

他們互相接了吻，於是野非卯夫就得到他的自由了。

但他剛一得到自由，便在附近的縣城裏揮霍盡了他那三百個盧布，甚至同那些墮落放蕩的人相來往，於是他便不得不加入在一個江湖戲班底可憐的音樂隊裏去彈第一把，也是唯一的一把提琴。這自然是與他當初的計劃不相符合的，當初的計劃是要盡可能地趕快到彼得堡去，加入一個好的音樂隊裏，以維持他的生活，每日剩餘的時間，則用來把自己造成一個全才的藝術家。他在那小音樂隊裏混得不久，便同老板爭吵起來，辭了職，離開了這個團體。於是他的生活開始一個新時期，在此期中他的志氣頹唐了，終於決心做了一件丟臉的事情，使他的傲性降低下來。他寫了

一封信給莊主，他從前的飯碗主人，述說他的窮困並請求周濟。這封信還是用相當自重的口氣寫成的，但也不會得到回音。後來他又寫了第二封信，這次是一封卑鄙奉承的信，在這封信裏他稱莊主做他的恩人，恭維莊主是真正認識藝術的人，最後仍請求周濟他。他終於得到了這封信底回答。莊主寄了一百盧布給他，並由僕人之手寫了幾行字告訴他說：莊主希望以後再不要發生這一類事情了。這錢接到手，我的繼父便要立刻到彼得堡去，但是當他償付了債務之後，所剩下的錢已是非常之少，他簡直不能再想他那旅行計劃了。他就這樣留在外省，又加入了一個小音樂隊，在那裏又和別人爭吵。他便這樣抱着不久能到彼得堡去的希望，在外省整整生活了六年，一直到有一天，一種恐怖驚嚇着他。他失望地看見，這種苦悶而混亂的求乞生活，已經剝蝕了他許多藝術天才了。於是有一天早晨，他脫離了音樂隊，拿起他的提琴，踏上了往彼得堡去的大道，他到那裏時候，幾乎已成為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者了。他在某處租了一間破舊的頂樓，就在那裏第一次和B相遇，B那時剛從德國來，也要在這裏找他的前程。不久他們便結交了友誼。B現在想起那個時期，還是非常感動的。他倆都很年輕，他倆有着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目的，兩人都是向這個目的而努力着。不過